

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实丛书

越过马其诺

——德军攻击法国

李妙根 徐金发 著



版
社

I 25
310

89505

越过马其诺

——德军攻击法国

李妙根 徐金发



蓝天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6 号

越过 马其诺

李妙根 徐金发 著

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 14 号)

(邮政编码:100843)

电话:6788133 6784244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40 千字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081 — 515 — 3/I • 54

定价:6.90 元

DQ20/F-6

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实丛书

编 委 会

主 编： 唐彦生 周正舒

副主编： 暴淑艳 田渴新 过亦林

策 划： 唐彦生 暴淑艳

编 委： 周正舒 田渴新 过亦林
杨一民 李妙根 徐金发
张国浩 苏 虹 刘源沥
朱少华 吴 穹

前事不忘
後世之師

宋任窮
一九九四年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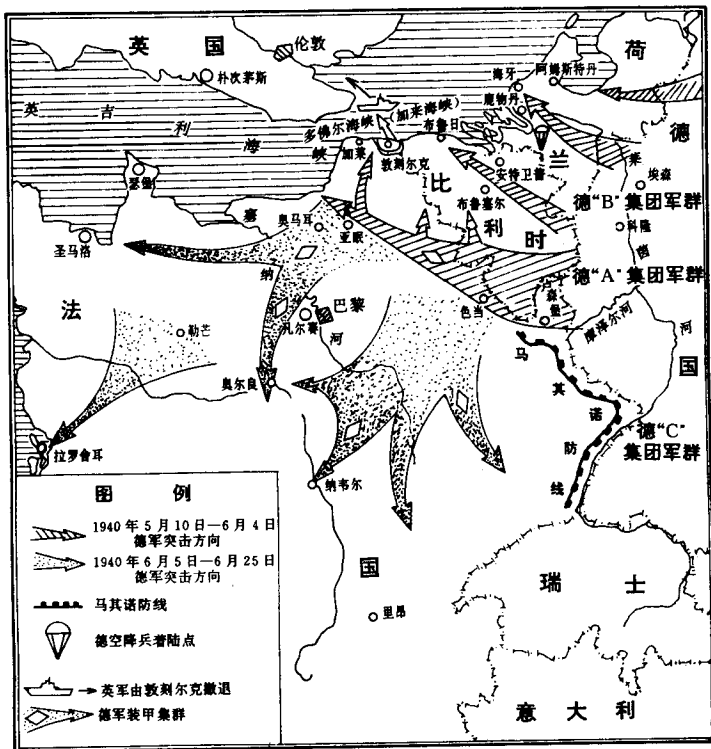


正義之師是
不可戰勝的

楊成武
一九四九年八月



德军闪击法国示意图



目 录

第一章	在法德边境“晾起我们的衣服”	(1)
第二章	“威悉河演习”	(25)
第三章	从“黄色方案”到曼施坦因计划	(49)
第四章	魂系敦刻尔克	(81)
第五章	“马其诺”神话的破灭	(97)
第六章	贡比涅森林里重演历史剧	(113)
第七章	光复旧物：戴高乐与自由法国运动	(160)

第 一 章

在法德边境“晾起我们的衣服”

1939年9月1日凌晨四时三刻，希特勒按下战争按钮，法西斯德国悍然出动了58个师、2500辆坦克和2000多架飞机，从德波边境和东普鲁士三个方向，向波兰发动了全线进攻。9月3日，英、法政府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自此全面爆发了。

正当波兰人用“战马与坦克搏斗！骑兵的长枪与坦克的大炮对抗”时，英、法却宣而不战，出现了东线炮火连天，西线却静悄悄的奇怪景象。

1939年9月3日夜晩，希特勒把他的办公地点从总理府高雅的大理石厅堂转移到亚美利加号火车专列。专列停在尘土飞扬的波美拉尼亚火车站，车站的周围是干渴而芬芳的松树，旁边是被9月的骄阳烤得干干巴巴的一排排营房，砖瓦门窗发散着热气，仿佛一点火就能燃着似的。

专列已静卧在铁轨上，早已用清水冲洗干净；两个火车

头牵引着十四、五节客车车厢，紧接着的是装甲货车车厢，满载着 20 毫米口径的高射炮，最后面的一节车厢也装着类似的高射炮，组成了一个长长的拖沓笨重的庞然大物。希特勒的个人车厢在最前面，里面有一个相当于普通车厢 3 个分隔间大小的会客室，一个卧铺，一个洗澡间。会客室里一张长方形的桌子，绕桌放着 8 把椅子。这节车厢的其余的 4 个分隔间，由他的副官和男仆们占用。其余车厢是餐车和他的警卫队、私人侦探、医务人员、新闻记者以及来访客人的住所。希特勒的列车的活动中心是紧挨着他自己住所的“指挥车厢”。一个长长的会议室占去车厢的一半，会议室里主要放着一个地图台，车厢的另一半是希特勒的通讯中心，它不断地用电传打字电报机和无线电话跟前线的军事指挥部联系，而且还跟最高统帅部以及在柏林的其他各部保持联系。在未来的两周，除了睡觉之外，希特勒要在这闷热狭小的空间度过他的大部分时间。列车正向波兰前线开进。

在火车上，如同在总理府一样，棕色的纳粹党制服主宰着这个地方。希特勒首先问冯·伏尔曼上校关于西线的危险形势，因为驻守 300 英里防线的 30 个师中，只有 12 个师还算可以，而法国那边随时可能出动的攻击他们的师竟有 110 个之多。可是，与希特勒的评论家们发表的种种预言相反，西线却是令人奇怪的平静。9 月 4 日，冯·伏尔曼上校写道：“此时，一场宣传战已在西方爆发。元首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吗？据说法国已经在萨尔布吕肯挂出了一面旗，上面写着‘我们决不开第一枪’。由于我们已经严令禁止我军采取公开的敌意行动，现在我可不能对所发生的事情听之任之

了。”这的确是个谜。在波兰濒临溃败之际，她的盟国英法发出不吉祥的叫嚷，而在良机日益减少的时候它们却按兵不动，静待波兰被宰割。9月6日晚10时，希特勒返回他的指挥车厢。冯·伏尔曼上校向他简要地汇报了西线的战况。他报告说，西方“虚张声势的恫吓战在继续进行”。那天的晚些时候，他又写道：“迄今为止，西方前线一枪也没有打响。双方都只是用高音喇叭互相喊叫，每一方都在企图让另一方明白，他们的行动是怎样的徒劳无益，他们的政府是怎样的蠢不可及。”

西方的形势颇有些喜剧的味道。莱茵河两岸的法国与德国士兵可以隔河相望，高音喇叭使对方确信他们谁也不会开第一枪的。有些地方，军队在河里洗澡。在德法边境线的某些地方，秘密地进行食品和饮料交换，法国葡萄酒和德国的啤酒可以互通有无，换换口味。法国的逃兵泄露，他们的前线指挥官不许哨兵在枪里装实弹。而德国的指挥官上级对他们也有严格的指示，不许向法国领土开火，或者不允许在边境上空飞行。

英法两国军队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当时流行的话是，观察齐格菲防线的动静。人们还借用一首流行的英国歌曲中的一句话，说英法军队在法德边境“晾起我们的衣服”。

法国于9月3日宣战后，打算只防守自己同德国的边界。军队占领进驻了马其诺防线，在它后面部署了兵力不大的“掩护军”。但对整个陆军的动员刚刚开始。预定进行动员和使动员起来的全部军队完成战略展开，需要三个星期。英国远征军的头两个师要到10月的第一个星期才能到达大

陆，另两个师则要到10月下半月才能到达。其他师更不知何时才能来。法国人迟迟不动手，还由于怕德国空军轰炸他们的本土。法国人只限于在西方壁垒前进行一些局部冲击。他们占领过萨尔布吕肯西南的“瓦伦特”地段及萨尔布吕肯和普法尔茨森林之间的边界突出部。9月13日在后一个地段实施的进攻，曾一度使德军害怕法军突向茨韦布吕肯方向，迫使它急忙调预备队到受威胁地段。当德波战争结束，从东线腾出来的德军兵团西调已经显而易见时，法国从10月3日开始由他们占领的大部分边境地区撤出。他们不想让前出的兵力遭到突击，于是退回到国界线，个别地段还退到了国界线后，蹲在马其诺防线。

战马与坦克搏斗！骑兵的长枪与坦克的大炮对抗！这是西方战地记者对德波战争的渲染。但是，所谓拥有第一流的现代化的装备精良的英法联军在哪里呢？他们静静地坐在马其诺防线的钢骨水泥工事后面，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盟国被敌人吞掉，而自己则悠然地看着德国士兵在前线铁路上起卸枪炮辎重。丝毫不去打扰他们；监视哨的哨兵，每天数着从莱茵河右岸通过的列车，而列车距离他们自动武器不过500米远近。英法联军司令部的人员在和敌军对峙时，更为逍遥，他们相互争夺巴黎大饭店的名厨师，酒足饭饱之余，则忙于组织部队检阅和战地联欢，巴黎歌舞明星出奇地活跃在前线，法国内阁讨论，要给守在马其诺防线的士兵增拨一些文娱器材。而在另一边，德军只要竖起“我方不开枪”的标语牌，就可以放心地不用掩蔽地进行作业。他们有时也寻寻开心，在扩音器里喊话：“英国人是叫法国人打到最后

一个人吧！”然而，英法联军却并没有想赶走在工事中的德国兵，也不去打哑使士气低落的扩音器。希特勒的宣传机构，天天散发挑拨法英关系的宣传品。为了涣散法国士兵们的斗志，在法国战线上曾投下过百万个赭色的“秋叶”，上边印有谣言专家戈培尔的名言：“秋天，叶在落。我们也和叶子一样要落了。叶枯死了，这是上帝的安排。待来春，有谁会记起这枯叶，又有谁会记起倒下去的法国士兵呢，而生命在我们的墓地上犹存。”

据德军最高统帅部 1939 年 10 月 18 日战报宣布，德军在西线的总损失是：阵亡 196 人，受伤 356 人，失踪 144 人。这一期间俘虏了 689 名法国人，另外还损失了 11 架飞机。

在战火点燃 3 个月后，英军才第一次有了伤亡——一个巡逻班长被流弹击中而死。

整整半年多，在炮火连天的二次世界大战中，“西线无战事”。人们把英法军队在西线战场上这种奇特的现象称为“静坐战”、“假战争”、“奇怪的战争”。英国将军 J·F·C·富勒说：“世界上最强大的（法国）陆军，对峙的不过 26 个（德国）师，却躲在钢骨水泥的工事背后静静地坐着，眼看着一个堂·吉珂德式的英勇的盟国被人消灭了。”

对这种情况，德国人是不是感到意外呢？一点也不。他们摸透了英法上层人物的脾气。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在 8 月 14 日的日记中就详尽地估计了一旦德国进攻波兰时西线方面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他认为法国“多半不会”采取攻势。他相信法国绝不会“不顾比利时人的意愿”，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假道这个中立小国出兵。他的结论是，法国方

面会继续采取守势。英国方面，也会“清醒考虑”，不动手。

法国和英国对波兰作过什么保证？在波兰一旦受到攻击时，它们将怎样做？英国的保证是泛泛的，英波互助协定共 8 条，规定“缔约一方如因受到一个欧洲国家的侵略而进行战争，缔约另一方将立即对进行战争的缔约一方给予全力的支持和援助”。但法国的保证是明确的。1939 年 5 月 19 日的波法军事协定对此曾有明文规定。该条约写明，法国方面将“在总动员令下达后不出 3 天的时间内逐步对有限目标发动攻势”，“一旦德国以主力进攻波兰，法国将从法国总动员开始后第 15 天起，以其主力部队对德国发动攻势”。当波兰副参谋总长雅克林兹上校问到法国能够派出多少部队参加这一大规模的进攻时，甘末林将军曾经告诉他说，法国届时大约可以派出 35 个到 38 个师。但是，8 月 23 日，当德国对波兰的进攻眼看就要爆发的时候，那位胆怯的法国统帅告诉他的政府说，“要到大概不到两年……1941—1942 年之间”他才可能发动一场真正的攻势，而且还要假定到那个时候法国能得到“英国部队和美国装备的帮助”。

的确，在战争一开始的几个星期内，英国能派到法国去的部队是少得可怜。到了 10 月 11 日，波兰战事结束了 3 个星期以后，英国才派了 4 个师——15.8 万人到法国去。丘吉尔称之为“象征性的帮助”。

回顾历史，那些德国将领们在纽伦堡法庭上追溯往事，一致认为波兰战役期间西方国家没有在西线发动进攻，是一大失策，“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良机”。这里引述这些亲身经历者的话：

哈尔德将军：只有几乎完全不顾我们的西部边境，我们才有可能在对波兰进攻中取得胜利。如果法国人当时看出了局势的必然规律，利用德军在波兰交战无暇分身的这个机会，他们本来是有可能在我们无法防御的情况下跨过莱茵河，威胁鲁尔区的，而鲁尔区对德国作战具有莫大的决定性意义。

约德尔将军也认为：……如果说我们没有在1939年崩溃，那仅仅是由于在波兰战役期间，英法两国将近110个师在西方对德国的23个师完全按兵未动的缘故。

对此，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将军补充道：

我们军人一直担心法国会在波兰战役期间发动进攻，结果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假使法国进攻，他们所遇到的将会只是德国的一道军事纸屏，而不是真正的防御。

那么，在西线对德军具有压倒优势的法军（英军的两个师直到10月初才部署好），为什么没有像甘末林将军和法国政府以书面保证的那样发动进攻呢？或者说法国为什么对波兰开了空头支票呢？

人们可以举出许多具体的原因。首先是法国最高统帅部、政府和人民当中的失败主义情绪；其次是法国人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伤亡惨重、元气大伤记忆犹新，他们决心只要能够避免就一定要避免再遭受这样一场杀戮；第三，到9月中旬，波兰军队的惨败使他们感到德国人不久就能把优

势兵力调往西线,从而把法国最初取得的一点进展一扫而空;还有就是对于德国武器和空中优势的恐惧心理。为避免德国空军的报复行动,法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求英国空军不去轰炸德国境内的工业目标,殊不知对德国工业中心鲁尔如果进行全力轰炸,很可能使德国遭到致命的打击。许多德国将领后来承认,这是他们在9月间最担心的一件事。

“奇怪的战争”,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只不过是张伯伦的“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在战争中的继续运用。英法军队所以“静坐”,就是怕打;所以弄“假”,就是还存在幻想。希特勒在吞并波兰后,继续玩弄声东击西的把戏,说什么只要英法承认德国吞并波兰,德国就保证西欧“英法等国的安全”,声称“没有任何原因使他同英法作战”。对此表白,达拉第也许已半信半疑,张伯伦信以为真,执迷不悟。1939年12月16日,他到法国前线视察,对英军指挥官蒙哥马利说:“我不相信德国会真有攻击我们的任何企图。”

打如意算盘的张伯伦究竟何许人也? 尼维尔·张伯伦,1869年生于英国伯明翰市,其家族势大财雄,父兄又都是政界显要,赫赫有名的英国保守党重要人物,他因而官运亨通,先后数次任卫生大臣、财政大臣。张伯伦在当时英国政界可谓红得发紫,权倾朝野,连英国首相鲍尔温也对他言听计从。不难看出,在张伯伦前任执政的岁月中,推动英国政府积极扶植德国的背后,就隐藏着张伯伦的势力。当然,在张伯伦的背后,还有一种隐藏势力,那就是英国财团头头,英格兰银行总裁孟特鸠·诺曼。早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

时，诺曼就召集一群英国财界巨子，对未来欧洲的局势，表示如下的愿望：“过去 15 年中支配英国政治的问题——颠覆俄罗斯的苏维埃政权，仍然是当前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而张伯伦就是诺曼亲德反苏计划的积极支持者。张伯伦入主唐宁街，亲德反苏的英国金融界就进一步控制了英国的政治。

30 年代中期，德、日、意法西斯张牙舞爪，玩弄战火，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风起云涌。面对这种“炮火连天”的形势，张伯伦非常害怕。他一上台就惊呼大英帝国“犹如住在火山脚下”，处于“雪崩”前夜。由此，他认为战争将“毁灭人类文明”，“如果我们都能小心行事，具有耐心和自我节制，我们尚能拯救欧洲的和平”。他所以要小心行事，担心的是战争会毁掉英国的商业和金融。于是他抛出一帖挽救帝国衰落的灵丹妙药：就是和法西斯魔鬼握手言欢，通过“友好的讨论和谈判”，“建设欧洲的持久和平”，“至少是一代人的和平”。张伯伦准备牺牲弱小国家，以满足希特勒在殖民地和中欧国家的领土问题上的要求为交换条件，促使德国向苏联取得“生存空间”；对意大利则承认它吞并阿比西尼亚，对日本则承认它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

张伯伦上台后就曲意讨好希特勒，首先撤换了原驻德大使，调去亲德分子汉德逊充任，叮嘱他“与纳粹政府全力合作”。汉德逊领了张伯伦的旨意，到德国上任去了，下车伊始，就肉麻吹捧希特勒，并公开表示：“奥地利应并入德国”，一语泄露了天机，原来英国欲牺牲奥地利以取悦希特勒。奥政府立即向英国提出抗议。因此，人们诙谐地送给汉德逊一